

程梓贤 著

重庆掌故

重庆出版社

406

重 庆 掌 故

程 梓 贤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1994 年 · 重 庆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陈世勇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刘黎东

程粹贤著

重 庆 掌 故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交通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插页 4 字数 116 千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7-5366-2934-6/I·536

定价:3.90 元

长者风·书卷气·江湖意（代序）

——我心目中的程梓贤先生

聂云岚

程梓贤先生从艺说书已历 50 年了。他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说书生涯中，以其精深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饮誉书坛，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欣赏、赞扬和广大听众的推崇、爱戴，成为一位在评书界极负盛名，颇有影响，而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因此，他不仅身兼着多种社会职务，而且曾先后被选为四川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和重庆市曲艺家协会主席，以其德望和技艺，为评书的发展、提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梓贤先生不仅以舌耕说书名于世，还以笔耕撰述赢得声誉和好评。多年来，他除了曾先后在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经过他自己加工整理的地方掌故外，还曾在重庆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由他和他的弟子王正平先生共同撰写、以《百万富翁林汤元》为书名的传奇掌故。我当时便担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这本书真实而形象地描刻了一个民族资本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如何艰苦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康到巨富，又如何备受压榨、盘剥，直至被迫走到家破人亡的必然过程。真实感人的人物情节，生动幽默的语言，典型而形象的细节描写，再加上深刻而又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思想主题，赋予了作品以非凡魅力，使作品达到了较高的品位，以致使这本书一出版后

即在读者中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很快便销售一空，不久便又重印，成为出版社的保留书目。现在，经由他最后整理加工并进行了精选的约 20 来篇重庆掌故和传说，又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梓贤先生由舌耕到笔耕的又一重大收获。

据我所知，在从旧社会来的众多评书老艺人中，能够提笔写文章的人是极为罕有的。在重庆，过去只有一位以清淡而闻名于世的王秉诚先生，以后恐怕就只有梓贤先生了。正因为这样，才使他能在书坛独树一帜，长盛不衰。

梓贤先生在说书艺术上的成就，可说是有口皆碑，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评书艺术家了。只是我并不愿给他加上这类令人敬笑两难的桂冠，主要是由于这类本来是十分崇高的美称，已因大量假冒伪劣的充陈而变质了，甚至快要变得成为带有讥讽意味的称谓了。著名学者、美学家王朝闻先生就十分欣赏梓贤先生说书，并对他的说书艺术作了高度的评价，称赞他的评书“干净、含蓄，节奏感和韵律感强，给听众留有想象的余地。”还说“听程梓贤说书是美的享受”。王朝闻先生这几句简单的评语，已经高度的概括了梓贤先生评书风格的特点和艺术魅力来源之所在，剩下来的就只是进一步去引申和阐述的问题了。

梓贤先生的评书艺术不仅在国内获得专家们的好评，还曾赢得外国专家的欣赏和引起他们的重视。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石清照和美国达慕思大学白素贞博士都曾慕名而听过梓贤先生的评书，不仅当场听得津津有味，事后还专门写了观感文章，着重赞许和肯定了他“很少加身段，主要依靠语言艺术吸引听众”这一“清淡”评书的特点。艺术无国籍，两位外国专家的评论是中肯的。

梓贤先生说书 50 多年来所积累的经验 and 取得的成就，无疑的已成为我们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有待于我们去认真地进行总结和研究，让它成为发扬说书艺术的借鉴。我对评书只能算个爱好者，要把它提到艺术的高度来评论，限于学识和水平，是谈不出个所以然来的。我认为，一切文学艺术都孕育于感情，是人的感情世界的产物。因此，一个人的品德、风貌以及精神境界都必将对他的文艺成就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因此，我从我所接触的一个角度来谈谈梓贤先生的为人，也许也可为今后人们对他艺术成就的研究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我认识梓贤先生，已经半个世纪了。当然那只是片识，不是相识。大约是在 1944 年的夏天，我曾在仓平街（今之八一一路）的一家茶馆里听过他说书。脱俗、谐雅，很少用醒木，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解放后，我因工作关系，经常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和他有过几次接触，但并无交往。相互交往却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由于党的拨乱反正，整个社会呈现出政通人和的局面，沉寂了多年的文艺战线也开始活跃起来，我也因此参加了市里一些群众文化活动，更由于我对故事和评书都特别喜爱，这就很自然地 and 梓贤先生有了交往，我们由开始的一同回忆已快失传的长篇说部，到一起去外地开会座谈，又由应邀听他说书，到去他家作客，渐渐地，我们由一般同志变成了要好的朋友。在我和他的长期、多次的接触中，他给我的总的印象是：诚厚、谦恭、豁达、风趣、重义、好学。与他相处，可以无拘无束，可以脱俗忘机，与他闲谈共话，真让人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在我和他频繁交往的十余年来，曾多次认真、仔细地听过他的说书，包括在大庭广众之间的公开演出和小范围内的示范和观摩表演。我感到他在说书艺术上所

取得的成就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突出、最可贵、也是最难得的一点是含蓄。正由于含蓄，使他给书中的人物、情节都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让听众有了可供思想自由驰骋的余地。而含蓄的潜在功能又总是巧妙的诱发、驱使听众不断地发挥自己的想象，按自己的审美观点去补充、丰富故事的人物、情节，从而大大地增添了故事的艺术魅力。人们都称梓贤先生的评书脱俗耐听，回味无穷，根本原因就得力于含蓄。

其实，含蓄之可贵并不仅仅在于说书，可以说一切文学艺术都贵在含蓄。这诀窍也并不新鲜，乃是许多人都知道的窍门，但却又是许多人都无法办到的事儿。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由于这个好像是属于方法范畴的技巧问题，而实质上则是属于文艺家们个人素养和气质的问题。任何一位文艺家，如果没有相当高度和深度的文化素养，再加上他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陶冶而成的性格、作风、气度、胆识等所融成的一定气质，是无法做到含蓄的。因此，我们学习梓贤先生对含蓄在说书艺术上的运用，就不能只当作一种方法去学习，这样是无法达到那种境界的。

我和梓贤先生交往十多年来，他在我的心目中所构成的印象，总起来说是：四分长者风，三分书卷气，三分江湖意。长者风体现在他的诚信、宽容、谦恭、谨慎的对人处世作风上。书卷气则表现在他的儒雅、温文、倜傥、含蓄的气度上。这里得顺便提提，梓贤先生还能写一手非常秀逸的毛笔楷书，我初见到时也为之惊叹不已。江湖意则是反映在他对戏曲界以艺谋生的人，总是深怀道义，说项推崇，急人之急，关怀备至。他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使我感受很深，并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文人相轻”如果也能变成像梓贤先生他们那样的“艺人相亲”就

好了。

上述三个方面是我和梓贤先生交往十多年来总的印象的概括，这虽是指他的为人，但我认为这和他在说书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与达到的境界是分不开的。

记得是在1987年10月，在沙坪坝区政府的关怀与支持下，梓贤先生的几位弟子在沙坪坝为他举行了说书生涯50周年纪念会，从成都到四川东、南、西、北以及本市，到会祝贺的各个方面的领导、同行、朋友达200余人，其中，不少是文艺界的名流，气氛十分热烈。我作为他的一位老朋友，也应邀扶病前去进行了祝贺。记得我当时还曾送去一副临时撰写的对联，对联是：

说尽千般世态

汇成一部春秋

当然，这只是我对先生说书生涯50周年的一般概括，远未涉及他的艺术成就。这使我未能和无力涉及的一面，就只有留待专家、里手们去评说了。

目 录

长者风·书卷气·江湖意(代序)

——我心目中的程梓贤先生 聂云岚

心心咖啡店	(1)
胡世合事件	(10)
肖华清脱险	(29)
巴县教案	(36)
大闹灵官会	(65)
肖贵失格	(74)
马魁扬拜访“康圣人”	(83)
王秉诚跳窗	(89)
张德成不耻下问	(95)
说书茶馆——品仙台	(101)
杨柳街的传说	(104)
林汤元开张	(108)
会仙桥抄手	(112)
女袍哥轶事	(116)
李三娘茶馆	(120)
鲁道人除害(又名:烂草精)	(124)
磁器口与宝轮寺	(133)

金竹寺..... (134)

将军坟..... (146)

附：著名评书艺人程梓贤 魏仲云(152)

心心咖啡店

咖啡，是一种饮料。喝咖啡就相当于吃茶。但重庆人吃的是沱茶、花茶、老荫茶、荆芥、薄荷茶，很少有人吃咖啡茶，街上也没得这种东西卖。

1937年抗战一爆发，日本人打进来了，蒋介石就搬家。由南京搬到了重庆，把重庆城改为“陪都”。陪者，陪伴也。因此，重庆城陪伴着蒋委员长到来而兴起的事就多了，过去没有的都有了，比如咖啡，就有人在会仙桥开了一家卖咖啡的馆子，取名叫“心心咖啡店”。

心心咖啡店的老板姓田。田老板先前就搞了几个钱，早就想做个生意。但他看到战事吃紧，尤其“五·三”、“五·四”重庆又遭日本飞机大轰炸，搞得人心惶惶，百业凋残，就迟迟没敢动手。事情也怪，过些日子，虽有“警报”，但日本飞机并不来，有时来了，也只逛一转，并不丢炸弹了。田老板在社会上的朋友们就说：“田五哥，做生意的机会来罗！”田老板一想，是呀，就问：“各位，你们看兄弟做个啥子生意好喃？”“田五哥，而今眼目下，你没有听人说吗，叫做前方抗战吃紧，后方有钱就紧（尽）吃。依我看，饮食行业倒是个赚钱的买卖。”田老板一听，很有道理，启眼一看，重庆城：茶馆、酒馆、饭馆、面馆，以至于鸦片烟馆都多得很，就是没有人卖咖啡。他近年来又在美军招待所，当过几天“招待”的领班，学了一点煮咖啡的手艺，于

是就在会仙桥开了这家咖啡店。

心心咖啡店不仅是卖咖啡，还有牛奶、红茶、可可之类，加上各式各样的西式点心，一开张生意就好得很。一是这地方适中，街上行人不少，就是过路的人，不光顾生意，也要进去看一下“稀奇”，重庆城卖咖啡也确是个稀奇事儿。二是咖啡这东西，人们感到新鲜，不吃的人，都要去尝一点。吃不来的人，还要来学吃，叫做闹“洋派”。三是，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运动，不准吃茶，只许喝白开水，军、政各界的人，大多数早已学了一副咖啡瘾，对这心心咖啡店，就更是“心心相印”了。

但是，生意一好，田老板的麻烦事就多了。这门捐那门税不用说了，宪兵、警察、丘八、便衣，是一天从早到晚，这个去了那个来，吃了又不给钱。田老板的朋友们建议：“田五哥，看来你哥子是要去弄个‘公事人’的牌子来挂起才行，不然，那几爷子，吃，都要把你这个生意吃垮杆罗。”“唉，说得撇脱哟，现在办这些事，不沾亲就要带戚，没得点裙带关系关不倒火。我们生意人，这条路走不通！”“田五哥，那条路走不通，未必然袁世凯这条路你都走不通呀？哼！现在是有钱能买鬼推磨。”田老板被逼得没法，只好拿钱请人，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警察局等这些衙门里去活动。结果，钱嘛，用了不少，事呢？没有办成。但也有些好处——生意更兴隆了。那些用了他的钱的人，虽没有帮他办成事，却帮他传了名。这心心咖啡店，不但老百姓晓得，连重庆城军、政各界的“要人”，以至于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也有所闻了。

这其中就有一个人，姓孔，叫孔令俊，这人，是蒋委员长的姨侄女，孔祥熙的二姑娘，重庆城风流一时，赫赫有名的“孔二小姐”。

孔二小姐虽是风流人物，但重庆人，多只闻其名，少有其人。其实，孔二小姐是个麻麻扎扎，怪头怪脑的人。当然不是她这人的样儿怪，人，还是长得白白净净，除了脸上有几颗不太显眼的麻子以外，很难说她身上有什么缺陷。

孔二小姐，早就听说心心咖啡店那地方闹热。很想去耍一下。但是，由于她每天从早到晚，在这里耍了又要到那里去耍，忙不过来，还没有到心心咖啡店去耍过。

这一天，孔二小姐把头发梳了个“男仕”式的大包头，穿了一套银灰色的雪花呢西装，内衬白底米色暗格子的花衬衫，颈子上打了一条蓝白相间的条花领带，脚上穿双文皮的尖头“男式”皮鞋。一个人，牵了一条哈叭狗儿作伴，自己开起一部小轿车“嘟……”，对对直直就到了会仙桥，在心心咖啡店门口停了下来。“哇！”打开车门，下来一看，哟！街上的人不少。走路的，讨饭的，流亡的，逃难的，大人小孩，老弱、伤兵，满街都是，两边街房、商店，还有“大轰炸”的残迹，墙壁是炸垮了的，门枋是烧糊了的，唯独这心心咖啡店堂皇。门面虽不大，但两扇十色压花玻璃的弹簧大门，却光泽耀眼，大门上面的招牌，是两颗红殷红殷的“心子”挨着“心子”，下边是一排英文。

孔二小姐牵起狗儿，轻轻推开大门，跨进心心咖啡店一看，哟，里面当真是个好地方。不但闹热，而且布置也很雅致，一律的小茶几，条丝靠背椅。用矮屏风隔成雅座。厢与厢相连，座与座相通。

孔二小姐来到大厅当中。招待过来，虽然认不得孔二小姐，但一看她这身倒男不女的打扮，外搭牵条狗儿，就晓得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是个妖艳的人，就急忙帮她安座位。一看，这边坐满了，都是生意人。当然，米贩子，牛偏二这些小生意不

得来；都是些做黄金、美钞、买空卖空、投标、抢彩和银行、钱庄的大生意人，把座位挤满了。那边角角头，都是成双成对的，在那里谈情说爱，也没有地方。再看对面那几厢，有宪兵，有稽查，还有侦缉队的夏福喜，胡黑娃几个人，在那里是两个人霸一厢，一个人就占一方。这些人早就看见孔二小姐了：“哏！夏福喜，你看呢，进来这个老几行势啊，是做啥子的呀！”“你管他是做啥子的哟，各人说！”招待不好把孔二小姐安过去。嗨，当中这一厢，正好空出来了：“先生，请！这里坐。”孔二小姐坐下来，手头牵狗儿的链链一松，哈叭狗儿一下就跳上她对面那张椅子上去趴起。狗儿都要独霸一方。招待把茶几一擦：“先生，吃点什么？”“随便拿点来吧！”招待早已看出：这个人不是来吃东西的，所以没有介绍茶点，听了这话，拿了一杯咖啡，一客点心，往孔二小姐面前一放，就再也没有过问了。

孔二小姐当然不是来吃咖啡的，主要是看闹热的，只把面前的咖啡看了一眼，就从身上摸出一个白铜镶金的烟盒，一掀，“咔！”从烟盒里跳出一支“大炮台”香烟，她拈来往嘴上一衔，又从裤包里摸出一个打火机。哏！这个打火机的样式特殊，不大，也不小，不圆，也不方，是个椭圆柱形的。漂亮！这个打火机的用法也特殊，不用掀，不用扳，更不用甩，而是能自动打火，只要轻轻一弹，“嚓！”机头自动跳起来，火也就燃了。要是外行，就喊用不来。只见孔二小姐把打火机拿在手上一弹，“嚓！”火一燃，把烟点起，轻轻把机头一按，火就息了，顺手放在烟盒旁边。她就边吃烟，边来仔细地观看这些吃咖啡的人。这边，做生意的，一个二个，在那里叽叽咕咕，她不喜欢听。对面，侦缉队夏福喜几个人在那里呼喝连天，她又看不惯。那边角角头，男男女女，双双对对，在那里缠缠绵绵，说不尽，谈不

完。嘿！她对这些人倒感兴趣。但是，又触景生情，自觉孤单。还好，哈叭狗儿已经爬到她的身边，摇头摆尾的陪伴着她了。

正在这时，只听大厅的玻璃弹簧大门“哗”地开了，“噹噹噹”的走进来一个人。由于这个人把门推得特别响，皮鞋在地上跺得特别响，大厅里的人，都掉过头把他盯倒。只见这人：三十多岁，长得伸伸展展，真是“一根葱”的人材，浑身上下除了肚脐眼，没有一个节疤。面孔，刮得白白生生，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穿一套“麦尔登”中山服。大多数的人都认不得这个人，是谁呢？这人是重庆市警察局的局长，姓徐，叫徐中齐。

徐中齐一进大厅，侦缉队的胡黑娃，一眼就看到了，“哟，是局长……”夏福喜把他嘴巴一捂：“你吼啥子！看到没有？”“啥子吗？”“哼，你默倒局长是来吃咖啡嘍？看清楚，局长今天出来是穿的便衣。懂吗？”“哦！”胡黑娃明白了：局长可能是为了什么案子，亲自到咖啡店来了。

其实，徐中齐并不是来办什么案子，也不是来吃咖啡。他也是听说这个地方开了个咖啡店，很闹热。同时，田老板想在警察局活动个“公事人”头衔的事，也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嘴上没说，心头好笑，老子们还是黄埔军校出来的，脑壳磨尖了，才找到缝缝儿，哼，哼……你一个卖咖啡的，也想来东拱西拱！今天，他是从外面过路，想起了，顺便进来看一个闹热。

招待当然认不得徐中齐，但看到他这样行势，就过来帮他安座。这会儿的顾客比刚才还要多。一看，只有孔二小姐对面，就是刚才哈叭狗儿坐的那个位子 is 空的，看到孔二小姐虽然穿得阔，但一盯徐中齐也算穿得讲究。“先生，请这里坐！”就把徐中齐安来同孔二小姐面对面坐下。

徐中齐，由于当警察多年了，有个习惯——爱看人。坐下

来就把孔二小姐看了一眼，当然认不得。孔二小姐早就把徐中齐看清楚了，见他坐下来就把自己盯了一眼，心头就不大安逸，你这个人才怪喃，盯倒别人做啥子呢？

招待一看徐中齐就晓得：这种人不会是来吃旺实的，连问也没问，就给他来了一杯咖啡，一客点心。徐中齐也没开腔，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就往茶几上一搁。顺手从身上摸出一包“菲力浦”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嘴巴上，再摸身上……啊！才想起没有带火。徐中齐的官不大，但爱闹气派。吃烟一向是光带烟，不带火，要吃，有人专门给他点火。今天出门，没有带贴心豆瓣，也就没得人给他点了。对面那厢的胡黑娃想过来舔肥，帮局长点火烧烟，但又不敢。徐中齐这会一盯，嗨，面前茶几上摆起个打火机，他伸手就拿了过来。

孔二小姐一看，心头就更不安逸了，你刚才坐下来就狂眉狂眼的把我盯了一眼，这会儿又随随便便拿我的打火机，哼！我的东西，都有你随便拿得的吗？你要借用一下嘛，也该给我打个招呼。孔二小姐很生气。

那晓得，徐中齐拿起打火机，掀，掀不燃，扳，扳不燃。甩，也甩不燃，车过来翻过去，整了半天，都没有整得燃。正在生气的孔二小姐，一看。“呸！”心头一笑，气也就散了。咋个的喃？她看到徐中齐，人，都还是那些样子，看起又行行势势的，但拿到个打火机，在那里左整不燃，右也整不燃，就不觉好笑：哼，哼！这个人才是个他妈的“宝薰”，我这样好个自动打火机，你拿到一掸嘛，火就燃了吔，啧，看你尽倒弄来弄去，急人得很……孔二小姐想到这儿，一把就把打火机从徐中齐手头拖过来，一掸，“嚓！”火就燃了，然后把打燃了的打火机，往徐中齐面前一送，意思是说，你看，这不就打燃了嘛。

徐中齐呢，一来是不懂得孔二小姐那意思，二来是平常吃烟，别人帮他点火，他搞成了习惯。一看孔二小姐把火打燃了送过来，就以为是帮自己点火烧烟来了，他把颈子伸起多长，下巴翘起很高，脑壳一偏，就去接火。

嗨呀，孔二小姐一看，气登了。心想：她！你是个什么东西，我是给你点火的人吗？我姨爹、姨妈吃烟，我才点火，我屋老汉吃烟，我都还不爱点火，你吃烟还想我来给你点火呀！哼！孔二小姐一冲就撑身起来，正好“居高临下”，手一亮，照准徐中齐那脸上“啪！”就是一耳矢。这一耳矢，是巴巴实实的落在徐中齐的脸上。这一声响亮的耳矢把整个咖啡店都震动了，人们一齐站起来，都把大厅当当中中的孔二小姐和徐中齐盯倒。对面侦缉队的夏福喜、胡黑娃几个一看：“她，什么人，敢打局长，走，抓起来！”一下都按了拢来：“局长，抓！”徐中齐捂倒火燎火辣的腮帮子，不仅痛慌了，嘴里头的牙齿血也遭打出来了，他咬紧牙巴，没有开腔。也开不得腔，一开腔，血就要流出来，当然，局长没开腔，夏福喜几个就不敢动手抓人。孔二小姐若无其事的又坐了下去，把面前的人一盯，心头冷笑一声，哼！抓？喊你们抓，你们都不敢。

招待一看打起来了，晓得事情不好，赶忙进去：“田经理！田经理！”田老板三脚两步，出来一看：“哎呀，事情闹大了。”咋个的呢？挨打的人，警察局长徐中齐，他认得到，打人的人，孔二小姐，他也认得。他在美军招待所当领班时，孔二小姐也经常到美军招待所去耍。所以，田老板认得她。

田老板慌忙赶过去，在徐中齐耳朵边说：“局长，动不得手呵，她……”“嗯？”“她是孔二小姐哟！”“哎！”徐中齐一听，吓得把一口牙齿血“咕噜”一声，吞到肚皮里去了。脸上倒不觉得痛